

# 夜雾弥散之时

“他喜欢看月亮。”

一年前两人刚认识时，还没说上几句话，他就在心里对这位前辈下了这个结论。

为此，他们在共同租住的房子里，专门为他留下了一间装有一整面玻璃落地窗的房间，让他可以在晚上安静地看月亮。

这句话虽然毫无缘由，但的确不假。

在每个有月亮的夜晚，那位前辈，私底下难以想象的清冷话少的人，的确时常拉开窗帘，坐在软椅上，喝着低度数的果酒，或是很淡很淡的玄米茶，安安静静的望着窗外的月色，有时候只是怔怔的看着夜空，仿佛在思考着什么；有时候则是三两下拨动吉他弦，低低地哼着一些旋律；

他们刚开始合住之时，担心对方觉得不自在，他很少在客厅里停留，怕两人撞上尴尬；偶尔的几次碰见，对方也只是对他点点头，像初次见一样微笑着，在他还未看够因微笑扯起浅纹的嘴角时转身，白净的一双赤脚踩在地毯上，像猫科动物一样发不出一丝声音。

大多数时候他的门都是虚掩着的，他每每路过的时候会忍不住看过去；月光下，只见到一副不似成年男子一般的单薄肩背颤颤巍巍，低着头的时候，只留给他一段月白的颈子令人移不开眼；他从不莽撞踏入那副画面，担心惊扰仙人一般，或者会冒犯了创作的神思，他只是会把热水暖得温度刚好，让他每次出来添茶，都获得良好体验。

数个宁静的夜晚就这样默默流过，直到他开始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于是他用了一点巧思，在自己房内开着门弄出一些乐器打击声，不够扰人的程度但也足以让他听见；后来吃饭时瞥见他终于好奇的模样，他适时的开口请教了他几个音乐问题，他觉得，他必定会感兴趣，也必定会教他。

他的直觉是对的，那晚他们聊到夜里三点，最被后手表里设定的日程提醒声打断，他意识到这个时间怎样看都有点太晚了；他不得不送对方回卧室，他们互道晚安；抬头时他看见对方脸侧的落地玻璃，一轮明月温柔洁白，徐徐挥洒下来，一如他那晚的心情。

他开始期望之后每晚都能与他互道晚安。

+

然后当然就是日复一日的靠近。

像安于恋战的士兵，爱情讯号在暗处偶尔显露的暗光，让他欲罢不能。

自从学会善用音乐这张入场券，闯入那位前辈的私人世界，他就像嗜糖的孩童一般，产生多巴胺依赖，日日讨要那点甜。

所幸他们是日租伙伴，他得以除了工作以外的场合窥见那个人的更多面，除了客气有礼的态度，慢慢的他偶尔也能收获几个黏糊糊的抱怨，甚至是只有2公分间隔的皮肤贴近。

纵使他再有耐心、步步为营，也压抑不住距离过于贴近时身体的热望，有一次他忍不住抓住他动来动去的手，那只柔软地像一只幼小的水鸟一样的手，被他牢牢握住而动弹不得；

超出肢体接触的动作惹得他一脸疑惑，顿了顿，他不解的发问：“刚才那个和弦……是我没弹好吗？”

他甚至没有第一时间挣开，是不敢还是不想？

其实不管哪一种都很好，他心里有小小的喜悦开出了花。

“诶……不是，我…”

他尝试磕磕绊绊地组织语言。

“那怎么了呀？”羽毛一样的声音从他嘴里飘出来，他每次用这种句式都莫名其妙地撩得他心里痒痒的；

“他对其他人都这么温柔吗？还是只对我……”

想到这层，他不禁加大力度，用力按了按那青灰色静脉下跳动的脉搏。

他皱了皱眉毛，睫毛下压闪出一丝水光；

“……你没事吗？休息一下好了，等下再练。”

他看着他的眼神说不出半个“不”字，然后他用力的手被轻轻的拂去了。

他那晚冲着淋浴时，一直在想这一幕，懊恼自己怎么就会接不上话；后来他尝试着把自己的手放在左胸，只感觉手心残留了他的体温直直透过胸骨，抵达他心脏安放之地。

热水倾泻而下，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已经毫无原则。

圆熟又天真，

温暖却冰冷，

迟钝而敏感，

这就是他爱的人，这就是他想得到的人。

+

“哲人有他们的乌托邦，画家有自己的理想国。思特里克兰德一无所有，除了他的月亮。”

他觉得他就是思特里克兰德。

他一直觉得自己用目光追随他的样子，和对方喜欢仰望着月亮也差不多，不，应该说是一模一样。

清冷、沉默、美丽、不可忽视，他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留意着他的所有喜好，无可救药的想要触碰他的每一次皱眉或者微笑，就好像古老的哲人为了月圆月缺或幸福或心折；甚至想到他，都像有一只蝴蝶在胃里煽动翅膀，这样的感受，也许一生中不会再有了吧，他想。

这么近，那么远。

开心的时候隔着太平洋在电话线里说晚安，他的脸好像触手可及；可现在他们只是差了几层楼梯加一条马路而已，他们之间的距离却像是隔着地球和月亮……被明白无误的拒绝掉之后，他头脑发胀地像影视剧中的失恋男主角一样想上街买醉，却发现异国他乡的这条街，连小酒馆都打烊得特别早；看了看左手腕上的手表指针，也就才零点点三分而已，整条街已经安静的像宵禁后的模样。

「我想要的，你根本给不了。」

「我不需要你了。」

冰冷的两句话像是把他的心在无间地狱无间断捶打，他不明白为什么美好的一切从他讲出心意的瞬间开始散落成沙；

他不敢懂，不想懂。

他很想跑回去把他摇醒，告诉他我什么都可以给你甚至命也可以拿给你不信我现在就去躺在车流中间……可一旦想到生命中错过的十几年岁月，一切粗莽幻想则戛然而止。

是啊，他可以跑得很快，跳的很高……可是他追不上他，追不上那么多年的参差；他挽不回的，是他根本没参与过的那些时光。

也许，自始至终他就没有需要过他，他无比自治，什么都有，爱他的人从不缺席，想要的东西不用开口就有人送到眼前。

他的生命本就繁盛如花园，他只是扮演着被花香吸引的冒失游客，被过于美好的景象牵住脚步走不了留恋几回也就算了，怎么还能幻想着做那日夜守望的园丁呢；

他低着头嗤笑两声，笑自己，说人天真，殊不知天真鲁莽的只是自己罢了。

头脑越发昏沉，手脚在夜晚的雾气中变得僵硬，该回去了，不应该继续像个失魂流浪一样在人家的窗外徘徊；

也不过就是表白被拒，生活还要继续，只是他暂时不知道如何继续而已。

他抬头凝望着那扇大大的玻璃窗，半扇玻璃对外虚掩着；窗帘紧闭，没有一丝光亮，明天他们的乐团将返回台湾，听关系不错的同行者说那场Live Concert演出准备时出了不少状况，他必定劳累的很，也许早已睡下；

很想陪你过生日，陪你过圣诞节，过新年，如果可以，陪你过每一个冬天，帮你取暖，让你不再，手脚冰凉。

{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

我从来不后悔说出爱你。

想着这些遗憾，他将手里的纸张揉成一团用力丢掉，然后准备转身离开。

+

“咳咳……咳！”

寂静的夜里，这个声音格外刺耳，他硬生生被冻住脚步。

自觉性的扭头，那扇窗后面有朦胧的橘色灯光亮起，有个看不清的人影在踟蹰晃动，伴随着显而易见的咳嗽声。

他一个箭步的冲进去寻找电梯入口，按了上升按钮后又像想到什么似的，在街角寻了什么东西才又快步冲回去。

“叩叩叩！”

想着他可能身体不适，他顾不得深夜拜访礼仪，找到房号后，直截了当的用力敲着装饰精美的木饰房门。

敲门的声音传遍了整个走廊，显然也吓到了房内的无辜病人。

“哗啦……砰！”什么东西在地上摔了，一定是碎了。

他顾不得心急，又不敢在这个时间自报姓名，只能继续叩响着木门，用力把眼睛往猫眼那边凑，方便他随时查看到自己的脸。

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门终于被打开了，看着思念了几个晚上的人不知所措的呆愣在门后，来访者露出了温柔得不可思议的神情。

“你怎么……”

“我……我来看看你；”他因为跑太急有点喘不上气，刚说了半句话就差点呛到自己；只能紧张地用手卡着门框，勉强住身形；

他看到他的前辈勉强的扯出一个连微笑都算不上的笑，很快又转变成疲惫的模样说着谢谢；自己没事，这么晚来有事吗？没事早点回去休息，自己明天要和团队回台了，隔壁就是同伴们的房间，这里被看到了不太好，云云。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视线却不是看向自己；

就这么不想见到他吗？

“你还好吗，是哪里不舒服了？”他扭头看到写字台旁边的地上摔碎的玻璃杯，两颗绿色的胶囊可怜的躺在大理石地板上。

这是一间套房，整间屋子不大也没有太多居住痕迹，除了他的行李箱像台风过境被翻得乱七八糟；

这不像是明天就要返回的整理程度；

“这个时间……你怎么会过来？”他答非所问；

“我打听到你们的行程，这几天我一直在这里”

“我也去看了正式演出，你放心我没有让别人看到……演出真的很精彩，无与伦比……”

“恭喜你。”

“……”他嘴巴张了张又发不出声音，仿佛想到了什么才又说话；

“那……你也住这里？”

“并没有，我的酒店距离这里隔着几条街。”

“我可以先进去吗？”

“万一被你的同伴们看见的话；”说实话他并不在意这个，但他此时必须得搬出这理由；

“……先进来吧。”浓重的鼻音越发明显，他像躲避着什么一样退后两步；

关上门，他径直走到有碎玻璃的地板附近，示意对方不要过来，然后蹲下身体开始收拾那些玻璃碎片，小心的避开锋利的边缘，慢慢将其归拢起来，然后将两颗药丸拾起来，他认出那是治疗喉咙发炎的药物。

“我帮你再倒一杯水。”

“放下。”

他并不想听他指挥，仍然往里走，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我说了放下！”他突然从身后猛地拉住了他的上衣下摆，力道可算轻微，但扯动的布料仍然裹住了他的动作；

他就着这力道迅速转身停住脚步，直到扯住他的人因来不及止步而撞到他胸口；预料之中的；他想再次退后，却被他伸出的双臂拦住了。

他这时才有空好好的看看他，这几日他度日如年，觉得再也没有机会站在他跟前好好看看他，却没想到再次近距离相对而视来得这么快。

房间的主人穿着酒店定制浴袍，宽大的尺寸将他衬托的格外娇小，腰带系得松松垮垮，里面还穿着他平日里喜欢穿的棉质睡衣，只吝啬的露了一小片胸口的皮肤，在月光的照射下显得越发苍白；他整个脸埋在半干的头发里显得小小的，发尾低落的水珠落在睡袍的棉芯里，整个人透露出一种隐约的脆弱风情。

但他更没有忽视的事那双躲避他视线的黑眼睛，微微泛着红色，和削瘦的颊边未拭净的点点水渍。他哭了？

他看起来人不舒服，准备吃药，没有就寝，还为谁哭了……这个时候自己贸然跑过来敲门，虽然没礼貌却也不至于把他吓得摔掉东西；他整个人看起来悲伤易碎，还故作坚定，不稳的气息在这个距离下很轻易的能被清晰感受，他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谁把他弄哭了，是自己吗？

他这几天经历了什么？把自己判处无期徒刑的人，却也刚刚经历了一场情绪风暴吗？

他怎么可以背着自己偷偷的哭……可恶；

想到自己居然先前几乎要走掉，他羞愧得用力握住拳头。

太多的话语和情绪堆积在嘴边不知从何说起，他只是摸了摸他的手，小心的拢了拢他的领口，说着：“你嗓子不舒服，先吃药好吗？”

他的眼神剧烈地闪动了一下，他似乎流露出一瞬间的不知所措，又很快切换回了最招牌的冰冷模样，漠然的语气拒人千里之外，不同的是这一次加入了些许以退为进的自伤：“你是来可怜我的么？”他挂上一丝状似悲伤难过的苦笑，在眼神中描上几丝哀怨，在冷漠与破碎的平衡稍作了些许让人更加难以自持的自嘲味道；“我说了我不需要你，然后你要来证明我是错的，排练的时候状况百出……你也有看到吧，大家都说我不可理喻，难以接近，让你看笑话了，也是……”

“如果你的目的只是想赶我走，你大可以直接开口。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绝对不再来骚扰。”

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他平静地打断了他：

“我不是那种不依不饶的，被拒绝了还死缠烂打的变态，但我确实放不下……放不下你，就算我没有机会，也想陪着你，就算是远远的看着也好；”

“只要你是幸福的，我只要你好好的。”

一口气说完直觉驱使下想说的一堆心事，他义无反顾地等待再次宣判。

他抬起头直直地看着他，眼神渐渐褪去了纷杂的伪装，浮现出了本真的疲惫、无助和悲伤。当他卸下冷漠的伪装，以及对于自身身份威感的利用时，他看起来有一种清澈而纯洁的美丽，像在荒郊野外迷了路的小鹿。那双澄澈的黑眼睛积蓄薄雾般的水汽，没有人能忍住不去把他抱进怀里。

似乎也正是这一副模样让他想起了什么他刚做完一场耗费心力的演出，嗓子又不舒服，这么多的信息着实对他压力太大，他走上前隔着空气虚抱了下他，摸了他的肩膀。“你累了，我陪你喝了药就走……好吗？”

“……我只是想问，你打算以什么身份陪我，同事？朋友？圈子里的后辈？”

他的前辈用一种脆弱中带着执着与倔强的眼神看向他，他终于不留任何余地的质问了他们关系的本质——如果他已完全明白的拒绝了他，他到底还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

他认真的想了想，月光下他终于直面自己命运的审判者，无比温柔的看向他：

“我愿意再次做回一个绝望的暗恋者，像亡命之徒的歌词一样；终生流亡在爱你的路上；无论你做什么在在哪里，只要你需要，我都在。”

“可以吗，庾澄庆先生？”

虽然有些煽情，他还是庆幸自己滴酒未沾，不然他的前辈一定会觉得这是他的醉酒胡话。

他试图从对方的眼神里分析出什么却一无所获，等待下他紧张地想吐；渐渐那黑白分明的、冷漠冰封的眼底融化成彻底的惊讶，无限翻涌的情绪如同核反应堆爆炸一般喷涌而出，又迅速被一层泪光所淹没。

他好看的嘴唇颤抖着，指尖也不受控制地蜷缩，看上去无助又委屈，可怜得让人的心尖都要为之一颤；他再也忍不住伸出手臂拉他入怀，身体相接之时他把自己的热度源源不断的传递过去；他开始只是呜咽着抱怨着：“你这个大傻瓜……”，慢慢的他用手臂犹豫地搂住他开始放声大哭，像个孩子一样释放着累积的压力和苦楚；他什么也没有问，只是温柔地把自己温暖有力的掌心覆上对方脆弱的脖颈，再一路下抚到后心。他轻轻地拍着对方的背，给哭泣的他顺着气，声音轻柔得宛如梦呓：“没事的……没事的……会没事的，我说了我在的……”

+

不知过了多久，他哭得累了，靠在他怀里只剩抽泣，他低头找他的眼睛，却看到他的脸颊也泛着微红，他的前辈，着实可爱。温暖的壁灯散发的柔雾笼罩他们两人，他的眉骨和鼻梁在对方形状好看的嘴唇上投下阴影；他忍住了没有低头去吻他，深吸了一口气，带着决心似的问道：“先喝药，然后去睡一觉，你需要休息……我陪你好吗？”

“嗯。”闷闷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才传过来，宛如天籁。

四角乌木柱撑起精美织花幔帐的雕花大床旁，他扶着他在床边坐下，帮他褪掉睡袍和袜子——他慌张想自己动手，比他温和拒绝了。他像哄小孩子上床睡觉一样把他哄进了柔软的被窝，伸手帮他顺了顺头发；

“还会难过么？喝了药要快点睡，嗓子才会好的快哦~”

“你怎么知道那是治喉咙的……”

“我父亲是医生啊，从小就是在各类药物名词下长大的，我没提过吗”

“好像没有……”“你还有什么瞒着我”

“没有了”

“真的？”

“你自己来听”他拉着那只被子外的手往自己左胸口贴着，被他躲开了。

“只有一件事”

“什么？”

“我想亲你”

“.....”

“我可以亲你么？”

“不要”

“再抱一会？”

这段幼稚的对话终于被躺下的人打断，他瞪了他一眼，开始用被子蒙着脑袋，再也不发出一丝声响；趁他躲着，他先开被子捉住那副幼细骨架，双臂穿过腋下把他整个人抱过来埋在自己怀里；被窝里的人先是被吓了一跳，却在他的胸膛贴过来的时候的泄露出清晰的喘息——他的前辈对肌肤相触有着惊人的敏感，只是隔着衣料的紧密贴合就让他害怕成这个样子；他忍住自己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法，只是把他的脸颊往颈侧推了推，保持这个姿势小心地环抱着他一言不发，一动不动；等他适应之后，他才安静的曲起腿托起他的身体，嘴唇若有若无的点着他的开始慢慢变红的耳廓；听他轻轻的呼吸，一下一下在打在他的心里；

他全身每一个毛孔都满足不已，这一刻他觉得就算地球被什么东西击中而毁灭，他也愿意。

“我还是想亲你..... 亲这里”

他用平时弹惯了钢琴的手指，蜻蜓点水般地掠过对方的前额——已经被拒绝过一次的人，万般耐心都必须得有。

怀里的人一怔，却很快又放松下来，下意识地脱口而出：“好。”

他在那洁白如玉的额头上，虔诚地落下一个珍重的吻，熄灭了发着暖黄光线的床头灯。

世界终于陷入黑暗，属于夜晚的安宁在这一刻才真正到来。

“晚安，我的爱。”